



导演战争

蒋介石御敌实录

郑柯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导演战争

郑
柯
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 新登字 01 号

导演战争

郑 柯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0 印张 210 千字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—10000 册

ISBN7—221—03918—6/I·777

定价: 13.80 元

(如有缺页、倒页, 请与印刷厂调换)

目 录

序 幕 纵观古今中外战争史，一场大战的序幕往往是
间谍首先揭开的，“卜号作战”亦不例外。

——第 48 号指令。…………… (1)

第一章 一只身份不明的“鹰”…………… (5)

- 一 举行了一半的婚礼
- 二 专机深夜从雾都飞来
- 三 五月三日，零时，武汉珞珈山，日本陆军第 11
军司令部作战室。

第二章 撤“鹰”行动…………… (15)

- 一 两张照片
- 二 世人很少知道：八年抗战中，国民党对日作战
四万余次，哪一次战役规模最大？
- 三 “鹰”撤出去了，蒋介石才知道这只从数百万
军队中遴选出来的雄鹰竟是中共情报人员。
他恼羞成怒地命令：一旦“鹰”刁回了小鸡，
立刻……

第三章 大本营高级作战参谋野谷昭其人其事 … (23)

- 一 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
- 二 命运给这个勇于的小少尉披上满身霞光并把他送到未来的首相面前
- 三 野谷少尉提交的令东条英机和大本营十分吃惊的报告。“野谷建议”将给帝国增加至少六个师团
- 四 “将军阁下，东京密电”

第四章 死神陪伴 (39)

- 一 “鹰”刚刚飞抵汉口，在车站就被“特高课”请去了
- 二 汉正街七十八号
- 三 两封绝密电报

第五章 谍 海 (48)

- 一 女儿泪
- 二 足立大尉和他的步兵第二大队
- 三 “凤窝”行动
- 四 帝国陆军第 11 军司令部备队长加藤大尉的突然发现
- 五 希特勒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日本内阁竟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意图和承诺，在战争的棋盘上投下了一颗最冒险的棋子——“卜号作战”背影

第六章 颶 风 (77)

- 一 第一营——第一团——第一派——第一师
……诸多的“第一”已足以说明薛岳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

二 三个集团军总司令合伙把统帅部战略机动军
军长张德能架上了“火炉”

三 五月二十七日二十四时整——飓风骤起

四 进攻第一天的战况报告

第七章 本次作战最高机密 (95)

一 他突然明白，自己这个迟迟接不到行动命令
的军，在这次大战中肯定会被委员长摆在一个
特殊的位置

二 当日苏言和的情报放在蒋介石写字台上时，
他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

第八章 大校阅 (116)

一 方先觉说：“如果仅仅是为了做给别人看就牺
牲两个王牌军，这张‘脸面’是不是太金贵了
点？”白崇禧说：“这就是政治的奥妙，也是政
治的残酷。”

二 “嗯，这说明子珊是理解了我的意图的”——
蒋介石说

三 哦，月亮姐姐，月亮妹妹

第九章 铁 流 (140)

一 足立对鲜艳的东西过敏，一看到漂亮女人和
鲜血就亢奋得象旷野上的狼

二 野谷建议

三 野谷少将自请到战死率最高的一线步兵大队

第十章 秣马厉兵 (153)

一 蒋介石对记者说：打仗是一门极其深奥的

科学，对局外人来说有许多深不可测的谜。

二 心照不宣

第十一章 驻马捞刀河 (172)

一 一个做梦都想当佐官的家伙

二 日本陆军为什么不装备杀伤力极大的冲锋枪——刺杀训练

三 陆军少将当了一名小小的中队长

第十二章 烤焦了的统帅部战略机动部队 (188)

一 薛兵亲自给张德能倒了一杯白兰地：“你能不能替委员长守住这扇大门？”

二 攻城命令

三 旭参电第 530 号

四 “请转告委员长：如果德能的血能把他的‘抗战领袖’的招牌染得更红一点的话，德能便死得其所了。”

第十三章 第一枪 (197)

一 《圣经》上说，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

二 “壮哉李芾！悲哉李芾！”

“可怜呀李芾！可恨呀李芾！”

三 釜底抽薪

四 不畏死的临阵脱逃者

第十四章 第一攻击波 (217)

一 旭参电第 794 号

二 痛失江东

三 “那是政治家的事，我是军人，我的职责是

打仗”——方先觉冷冷地说

四 横山司令官和派遣军参谋长关于何时杀牛
吃肉的争论

五 种豆得瓜

六 蓝色信号弹

第十五章 第一滴血 (235)

一 最后的请求

二 此处无战事

三 战场无柔情

第十六章 后方 (245)

一 前方打仗，后方贪污

二 真正的战场在哪里

三 重庆，一个五岁女孩为衡阳守军捐献了一
门大炮

第十七章 战争的帷幕后边 (263)

一 五岁女孩捐献的大炮被空投到炮声隆隆的
战场

二 军长下令正法了二营营长李桂禄，却又亲
手把他的名字写进烈士花名册

三 军长王甲本与日本拼刺刀战死了，蒋介石
为何还要将他“撤职查办”——枪毙韩复榘
内幕

第十八章 天 哭 (282)

一 后院起火

二 首相命令抵达火线

三 地堡里的一段对话

四 苍天哭泣

尾 声	不散之魂	(297)
后 记	战后的一些资料	(306)

序 幕

纵观古今中外战争史，一场大战的序幕往往是间谍首先揭开的，“卜号作战”亦不例外

第 48 号 指 令

呈 局本部

重庆

发 陆军第 10 号军 0821 号

衡山石湾镇

绝密

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二日

0821 号：

所呈报告业已经戴笠同志照准，迅予执行，不得有误！

毛人凤

五月二日 夜

衡山石湾

陆军第 10 军军部

“报告!”

尽管少校副官将声音压得很轻很轻,但还是把埋头阅读作战地图的军长方先觉将军吓了一跳。已是深夜,他实在没想到这时候还会有人找自己。

中将放下红蓝铅笔和放大镜,仰靠在躺椅上,一边轻轻揉着太阳穴。

“什么事?”

副官章宗立正,敬礼,跨前两步,双手把一份电报呈送给将军,然后一言不发侍立旁边,等候将军阅读完电报。作为追随将军多年的副官,章宗深知将军的性格——将军尽管不乏儿女情长,但在军务上,他历来要求自己的部下说话象军用电报一样简洁明了,绝不多用一个废字!

将军读完电报,略显惊异地望着与自己朝夕相处了几年的副官。

“那么说,你就是 0821 号?”

章宗“叭”地立正:

“是的,军座。”

将军脸色阴沉:

“你们在我这个军里,到底有多少人?”

“军座……”

“我想,至少你那个未婚妻、报务室的于蓓蓓是吧?”

“军座,我……”

将军摆摆手:

“算了,我并不要求你回答。我知道,你们军统的纪律也不允许你回答。”

“谢谢军座。”

将军冷笑一声:

“你是个很优秀的特工嘛,在我身边潜伏了那多久,我竟然一

点也没觉察。”

“谢原谅，军座，我们有铁的纪律。”

“是吗？铁的纪律？”将军晃晃那份电报，“那你不是违犯你们的纪律了吗？这上面明明写着绝密，你为什么拿给我看？”

“因为事关军部核心部门关键人物，我不得不这样做。”

将军重又拿起电报看了一遍，缓缓起身，点燃一支香烟，一边抽一边慢慢踱步。

章宗的视线随着将军的脚步移动。

将军忽然站起，眼光利刃似地盯住他：

“他真是那边的人？”

“是的，军座。”

“证实了吗？”

“我们有足够的证据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执行第48号指令，立即逮捕！”

将军摇摇头：

“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，你用什么罪名逮捕他？因为他是共产党？”

“当然不。我们以汉奸通敌罪逮捕他。”

“有证据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哟！”将军摇摇头。“这是你们的一贯伎俩。”

“这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执行命令。”章宗“叭”地立正，“军座，我可以立即执行第48号指令吗？”

将军沉默不语，只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烟。浓浓的烟雾包裹着他的头和脸。显然，将军在犹豫。

章宗担心地望着将军——尽管有局本部的指令，但如果将军

不同意动他的高级参谋，事情就很麻烦。

“军座……”

“你不用说了。”将军摆摆手，“我不妨碍你执行你们的48号指令，只是下次你们再向我的部下开刀的话，我要求你提前向我报告。”

“是，军座。我是不是马上可以行动？”

“那是你的事，我管不着，也不想管。”将军不悦地说，“他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在衡阳大发粮行。”

“他在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举行婚礼。今夜是他的洞房花烛之夜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将军惊异地望着自己的少校副官，“那你……能不能推迟一天执行指令？”

“很遗憾，军座。我不能违犯指令。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将军转过身，背对着他挥了挥手：

“走吧。”

章宗立正，敬礼。刚要出去，门外传来一声清脆的“报告”。

将军猛地转过身来，恶狠狠地盯住门口……他听出了门外是谁。情绪一下子坏到了极点。

章宗的未婚妻、军部少尉报务员于蓓蓓推开门，袅袅娜娜走进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将军的眼睛像鹰隼的眼睛，啄啄着那个江山佬^①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美女蛇妖媚的脸蛋。

“军委会急电！”

① 戴笠系浙江省江山县人。

第一章

一只身份不明的“鹰”

一 举行了一半的婚礼

湘江是一条野性十足的蟒蛇。

眼下刚入农历四月，远未到汛期。这条蟒蛇经过一冬的消蚀，显得瘦骨嶙峋，无精打彩。尽管骨子里蕴蓄着凶残和野性，但表面上却格外温柔沉静。它慢腾腾地从广西海洋山麓爬出来，爬过全州、零陵，一路寻觅着、犹豫着向洞庭湖逶迤，沿途容溪纳川，不断充实自己，壮大自己。当它汇合了潇水、舂陵水和耒水九曲十八弯来到湘南重镇衡阳后，竟无声无息地傍着沉睡的城市悄悄游过，只把渲泄的欲望深藏腹中，以待时机。

江左靠城一侧有三座码头。下码头位于城东北角，叫潇湘门码头，乃当年清廷漕运码头，煞是繁华。上码头位于城东南角，原叫曹家码头，《衡阳县志》载：康熙十七年吴三桂衡州称帝，在回雁峰北曼陀山上举行登基大典，传说太子看了曼陀山后对已经黄袍加身的吴三桂说，此山又矮又小，在这里登基肯定是短命地小朝廷。吴三桂大怒，喝令武士将太子押至曹家码头斩首示众，上码头从此易名“太子码头”。星移斗转，数不尽的日月眨眼间随滔滔江水逝去，当年这两个灯红酒绿之处虽不至破败到门可罗雀蒿草没人的程度，却也落魄成了两座仅供行人过渡，渔舟停靠，商贩叫卖的小码头，昔日的繁华热闹竟连一丝丝儿也寻觅不到了。

唯独中间的铁炉门码头煞是了得！不仅在衡阳，就是在整条湘江上亦独占鳌头，不知比岳州码头和长沙的大西门码头大几多。湘南大山里的药材、竹木、生漆、白蜡、朱砂、水银、桐油、兽皮、虎骨；广西全州来的白糖、茶叶、金花银花、猴头燕窝；长沙南下的洋油、洋火、洋烟、淮盐、烧酒、染料、绫罗绸缎；宝庆府来的谷米、玉兰、生猪、皮革、手工织锦均先云集在这里，然后再运往四面八方。偌样宽阔的江面上，三桅、双桅的大方头，单桅的小方头，乌青小圆头，以及多如过江之鲫的小划子，成天你来我往，一时间这座码头不知养活了多少人。衡阳人说：没有了铁炉门，便没有了衡阳城。话虽有些夸张，却也有六七八实在。

走上岸去，抬眼便是中央银行。围绕中央银行的，是市政府、市党部、青年会、警察局、交通银行等一帮党、政、军要害部门，中间被一条中山路串联着。中央银行右侧，是昔日公子哥们斗鸡走马品茗遛狗的小马场。如今的小马场虽说再不能走马斗鸡，不能算是全城的商业中心，没有霓虹闪烁的商号，没有烈火烹油的行会，但仍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。泥墙，茅屋，青砖，灰瓦，沿着石板铺就的小巷，周围遭遭拥挤着大小各式各样的门面，皆贩鱼卖肉沽酒打醋之处。小巷两侧，地摊一个接着一个。武当山来的“九头鸟”，打着赤膊。露出一身古铜色油亮亮的腱子肉，扯着嗓门高叫：“诸位，天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，咱这祖传的看家本领也该给少爷们抖落抖落了。当年俺祖上拳打南山斑斓虎，脚踢北海振鬣龙，别的甭讲，单枪法就会一百单八套。岳家枪、杨家枪、罗家枪、沙家枪……还有咱马家的大烟枪。可惜，马三爷俺是房檐上的冰锥，根子粗梢子细，只学会了三绺有一。不过呢，拳打的，脚踢的，手掐的，嘴咬的，连会的带不会的，三爷我凑和着也能耍上七十二套！耍么子呀？耍赖皮！……”山东卖野药的，地摊上一拉溜摆着一排《汤头哥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黄帝八十一难》、《金匱要略》，操着硬梆梆的山东俚腔唱：“你吃了俺的一枝蒿，俺保你尿尿一丈高，你站得高才尿得高……”更

有那卖菜的，贩粮的，卖猪崽羊羔的，卖香的，卖烛的，卖金箔银锭的，卖鞋的，卖帽的，卖死人故衣决犯遗物的……各自扯开嗓门比高低。整条小巷因了码头的缘故生气勃勃，铺地的青石板常年湿漉漉的，沾满了泥水草蓆皮粘痰和鱼虾的脏腻，终日在牛肉锅杂烩汤锅弥漫的香气中喧嚣着。

小巷的名字很怪：蛇信子。

回雁酒家就座落在这条巷子里。眼下，这里正在举行婚宴。

新娘叫邢湘君，是市立医院的医生，新郎叫齐鲁，是方先觉第10军上校作战参谋，真可谓天作一对。湘君的父亲刑五爷是大发粮行的掌柜，腰里颇有几个铜子儿，对姑爷齐鲁十分满意，这个山东大汉不仅相貌堂堂，富有学识，而且能光耀门楣做他生意上的靠山。更重要的是，姑爷今日是上校阶级，再向上爬一步便是将军。试问整个衡阳城，有几个人能享受将军泰山的荣耀？所以邢五爷很大方，首先在江边买了一座两层小楼送给女婿女儿作新房，小楼砖木结构，哥特式建筑，漆成乳白色，倚江而立，曾是一名德国牧师的私邸；然后在回雁酒家开了二十余桌，为女婿女儿大贺。

一个是邢五爷的千金，一个是军部的上校参谋，湘君和齐鲁的婚礼自然十分热闹体面。湘君的同事来了一大群，齐鲁的同事也来了两卡车，都是军部那帮处长科长上校中校们，只差没有惊动军长方先觉中将军和参谋长孙鸣玉少将了。客人中唯一的例外是预备第10师第28团团长曾京上校。曾京是湖北武汉人，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，生性豪爽，人称“九头鸟”。他和齐鲁是莫逆之交。28团驻扎在衡阳西边八十里的洪罗庙，下午接到电话，立即中止了军务会议，一边大骂齐鲁小子不够朋友通知他太晚让他来不及购买贺礼，一边带着卫兵急急策马赶来。

邢五爷为了女儿的体面，为了姑爷的前程和自己的未来，几乎购尽了雁城美酒点遍了江南名菜，决计让客人挺胸昂首而来一路跟斗而去。宴席直开到深夜零点，众人兴犹未尽。尤其是那帮校官

们，一边喝水似地往肚里灌酒，一边口齿不清的嚷着要新郎新娘当众接吻，要两人坦白是否未系红丝已偷吃禁果，搞得湘君和齐鲁招架不赢。

“齐鲁！”九头鸟曾京大叫一声，端着酒杯趑趄起来到新郎新娘面前。“你小子……不够朋友，我今后……不认你、你这个兄弟了！”

曾京三十五岁，大齐鲁四岁所以自称大哥。齐知他已有六七分醉意，忙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，一口喝干，陪笑道：

“大哥，小弟我如何不够朋友？”

“你，你当众扇……我的脸！”

“啊？大哥为何如此说？”

“为，为何如此……说？”曾京指着一旁琳琅满目的贺礼，“你为什么……通知我那么……晚，让我……空手而来？”

“哦，”齐鲁笑笑，附在他耳边说，“咱们不是好兄弟嘛！好兄弟送礼，岂不见外？我是故意最后通知你的。”

“你、你小子！”

曾京忽地从腰里拔出一支手枪。邢五爷一惊，正要上前斡旋，曾京说：

“这支勃……朗宁，是我去年在常德……在常德保卫战中从河野彦旅团长手里……缴获的，送给弟妹当……当玩艺儿耍。”

“谢谢大哥，不过，她一个女人……”

“嗯？”曾京眼一瞪，“又……又想扇大哥的脸？”

“不不，”齐鲁接过小巧玲珑的勃朗宁手枪，放在湘君手里，“这是大哥送你的礼物。”

湘君甜甜一笑：

“谢谢大哥！”

“嗯，这才是我的……好兄弟。”曾京拍了拍齐鲁的肩膀，忽然转身大叫：“是军人的，听我的命令！”